

『清明節』

著者／張騰麒

海軍官校正期105年班

現為海偵部三中隊富岡雷達站中尉組長

「清明乃物至此時，皆以潔齊而清明矣。」每到了清明，除了天氣由冷轉涼，萬物接新的氣氛外，最根本的就是掃墓了。現在回想起來，我們家很久沒過「自己家」的清明了，最近一次的印象，是7年前吧？那讓人鼻酸又心疼的清明節。

每次休假總要在床上磨蹭個一日半天，家人三催四請的才肯下床。但那一天，太陽似亮非亮，我仍躺在床上發懶，母親忽然坐在我床邊說：「今日去元亨寺吧！清明快過了，你姐姐肯定在等我們吧。」

躺在床上的我睡意全無，起身匆匆的洗臉盥洗，有心無心地換衣服，故作鎮定的調整自己的心情，是想有著堅強的男兒意志吧？那多餘的羞恥心。

元亨寺落坐於壽山山腳下。在清明前後，總是擠得人山人海，伴著春日的豔陽，那微刺的陽光混著人群的氣味，熱烈地歡迎著。看著花花綠綠的人們，帶著一籃籃鮮花素果，一疊疊金銀冥紙。我想陰陽兩界都特別熱鬧吧？人們在這一天表達對祖先的敬念，對逝者的思念；另一頭的親人們何嘗不是癡癡地等著這一年一度的探望？

忽地一句話飄入耳裏：「還好我們來了，要是你姐姐眼巴巴地等不到我們，不知道該有多失望。」母親用顫抖的語氣說著。這句話像把無刃的刀，狠狠地刺入那脆弱的堅強，鋒利地劃開眼皮，讓淚水毫無顧忌的橫行。

用最後一點力氣強忍著，令眼眶裡僅泛著淚光。但它讓光線扭曲，模糊了前進的路，也模糊了現實。虛無飄渺地，這人聲鼎沸更顯得等待者的焦慮。回過神來，已經到了姊姊的神主牌旁。

「姊，久沒來看妳了，妳過得還好嗎？聽媽說妳在天上的宮廷裡當樂女，真讓人開心，我最喜歡音樂了……。」哽咽讓我無聲地說著，強忍著淚水說些無關的話。是想讓自己鎮定吧？但只是徒增即將潰堤的壓力。

「姊，我們要走了，我們要走了……。」你知道我好想妳嗎？我好想抱抱妳。」說著，我那已被淚水佔滿的眼，卻似能清楚的看見那模糊身影。像觸電般，我感受到一股環繞的手臂，緊緊地摟著，不捨地摟著……。腳底無法動彈，因為我可以感受到祂多想我們多待一會。

全殿堂最響亮的應該是我的哭聲。那突如其來，毫無預警的總會是人們關注的焦點。路人好奇的看著我；寺裡的和尚靜靜地看著我；被嚇著的父母小聲地安慰我。

但大家應該知道，要是想忍著不哭，總是會咯咯咯的不停換氣。不僅對心情平復毫無幫助，對身體也很不舒服。便順勢要求父親在外面的座椅坐一會，好多陪伴姊姊一會兒。

放眼望去，山下是個熱鬧地灰色城市，伴著海邊卻有著「春江潮水連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」的美景，只是這兒的月亮是太陽罷了。那碧藍的天與蔚藍的海，配上點綴其中的春日，更增添幾分盎然。看著如畫似的景色，稍稍平復情緒，心情卻仍是沉重。忽想起唐朝大詩人李白用美景來襯托哀愁，但他是子歸啼月夜地憂愁，我是子歸啼明日的悲傷，也算是一種悼念吧。

時間久了，這些回憶已成往事，像封存的酒釀，越陳越香。在清明時節拿出來細細品酌，別有幾番風味，也多了幾分感慨。這本該是悼念的日子，卻在時代進展下變得面目全非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然而如今的清明，也像從前嗎？ 🍀